



宋槧太平御覽



1153
403
74



13
403
74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八

人事部一百九

樂

憂上

樂

說文曰樂極歡也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毛詩曰王在在鎬凱樂飲酒

禮記曰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又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又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左傳曰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氏出而賦大

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山田君以贈
所購以贈

八幡田中



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又曰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又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出左右曰飲酒樂天又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又曰梁王魏嬰會諸侯於蘭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避席曰昔楚王登彊臺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臨方皇其樂忘死曰後代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國者今君前夾林後蘭臺彊臺之樂可無誠乎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還士眾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

又曰東平王張蒼曰爲善最樂

表宏後漢紀曰光武嘗聽朝至于日側講經至於夜半皇太子從容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道今天下又安願省思慮養精神優遊以自寬上答曰吾以爲樂也

王沈魏書曰太祖告歸鄉里築室城外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裴子野宋略曰廢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與左右引船唱呼爲歡樂

管子曰樂放虎入市樂人之驚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破裳自鼓盆問左右曰仁人者亦樂此乎晏子曰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君無禮何以臨下景公請易衣冠也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立於門曰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預焉又移司馬穰苴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口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預焉又移於梁丘據據左援琴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微二子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何以樂吾身也

文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也

列子曰仲尼問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回援琴而歌孔子問曰若奚敢獨樂回曰吾昔聞諸夫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又曰孔子遊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爲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

人爲貴吾旣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旣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人之常死者命之終處常待終當何憂哉孔子曰自寬者也

又曰林類年且百歲晨春秋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謂子貢曰彼叟可與言子貢逆之壠端而之歎曰先生曾不悔乎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吾所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莊子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又曰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又曰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水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又曰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以道自樂回不願仕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又曰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又曰梁惠王立沼上顧鴻鵠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荀子曰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

無一日之憂小人其未得則憂不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

又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竽其聲若簫有皇有鳳樂帝之心

淮南子曰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期之於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跪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京臺京臺者南望獵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歸若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不能反

又曰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慊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道勝而肥聖人以身徇物不以欲滑和而以自樂也

顧子曰遇其樂也則欲荒淫流湏逮其喜也則欲歡笑鼓舞荒淫則傷義鼓舞則虧風

又日子謂子華曰爾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未之知也
子曰二親具存是爾一樂兄弟無故是爾二樂夫和妻柔
是爾三樂披褐懷玉是爾四樂子華曰華乃有五樂遇千
載之會而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

又曰或曰夫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聖人之陳迹耳子何
好焉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粲粲如列宿落
落如連珠雖復退居窮處簞食瓢飲未始失其樂矣予可
得無好乎

賈誼書曰宓子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道自單父始父老
謂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自刈刈
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不資寇三請宓子不聽俄而麥畢資
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曰今年失麥明年
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

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
慙曰使宓可入乎吾豈忍見宓子哉

揚雄連珠曰臣聞天下三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豐
物遂無有天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
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人之樂也
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

劉向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
之遊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
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
焉

又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而不歸今左右敢言歸者
死不顏燭諫曰君樂治海不若樂治國彼儻有治國者且
安得樂此海也

譙周法訓曰或曰君子處陋巷之中奚樂也曰樂得其親

樂得其友樂聖人之道也

劉向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也昭王燕遊

蔡姬在左越姬驂乘駟以馳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

圃乃顧謂二姬曰樂乎吾願與子生死若此蔡姬曰固願

生俱樂死同時顧謂史書之

楚辭曰樂莫樂於新相知

劉伶酒德頌曰先生乃捧甕承槽銜杯漱醪無思無慮其

樂陶陶

曹子建筮篋引曰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

實奉萬年酬

憂上

說文曰憂愁也

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又曰當其憂悔吝之時纖介不可慢也

毛詩節小弁曰踳踳周道鞠為茂草踳踳平也我心憂傷怒

焉如擣假寐永歡惟憂用老怒思也擣心疾也

毛詩柏舟北門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

其志爾出自北門憂心忉忉與也北門背明嚮陰箋云自行而北門心為之忉忉然也

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又曰未見君子我心則憂

左傳僖上曰秦伯獲晉侯以歸秦穆夫人以太子罃弘與

女簡璧舍之靈臺薦之以棘在京兆鄠縣大夫請入公曰

晉人感憂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

左傳宣曰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

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左傳襄六年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郢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左傳昭元年晉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哉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棄疾有當璧之命史記曰應侯任鄭安平使將擊趙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各以其罪罪之應侯當收三族王稽為河東太守與諸侯通坐誅應侯日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辱臣

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今武安君死鄭安平叛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

又曰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王怒而疎平平疾讒諂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蜀志曰曹公征孫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劉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唇齒又曰進在青泥與關羽相距今不往救進必尅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

沉約宋書曰武帝起相立聞便憂懼無復為計或曰劉裕

等衆力甚弱豈能有成陛下何慮之甚玄曰劉裕自足爲
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樛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
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復怨於吳冬寒則抱冰夏熱則握火
憂苦其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華陽國志曰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星
入東井益州之分憂刺客入耳

山海經曰牛首山有草名曰鬼目其葉如萊而莖赤其秀
如禾服之不憂

又曰霍山有獸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可以亡憂

又曰菑湖之水其中多儵音稠魚其狀如鷄而赤毛白尾六
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亡憂

莊子曰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問曰小子回

東之齊夫子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汝問昔管子有言丘
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是爲
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
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
得則惑也

列子曰孔子謂顏回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
知命之有憂之大也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
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也

孟子曰憂以天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九

人事部一百一十

憂下 懼

憂下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特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韓詩外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之中夜而泣涕其偶日子何為泣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是以泣也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獨泣為何嬰曰禍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也會稽典略曰越王近侵於強吳遠愧於諸侯乃脅諸臣而欲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而有功羣臣未對王曰夫主憂

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者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手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夫不能也王曰何謂也倪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使死者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貴士所重也王豈不難哉

辛氏三秦記曰大秦國隔海心無憂患遇善風二十日得過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若憂患遠離三春土人質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

燕書曰慕容恪之威聲震於外敵初烈祖崩晉人喜日中原可圖矣栢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重耳

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

列子曰仲尼聞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問曰若奚敢獨樂回曰吾昔聞

之夫子曰樂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孟子曰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從下忘反謂之流從上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忘先王無流連之樂荒忘之行也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今遊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也簡子曰汝不知也吾郊廐養食穀之馬以千數令官奉多力之士以百數欲以獵獸也憂隣國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矣

孫卿子曰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也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楚莊王猿亡援捷蹶依木而處故殘

林以宋王亡其珠池魚爲之殫故澤火而林木憂憂見
 又曰夫捧爵酒不知於邑言其挈石之樽則白汗交流言
 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
 又曰數匝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
 臣猶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垂盡之龜三千歲蜉蝣不過
 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使水之多也龜三千歲蜉蝣不過
 三日以蜉蝣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故不憂天下
 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
 說苑曰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以璧衛君大說酌
 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有憂色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
 禍之先也
 又曰魯有賢女次室之子年適二十明曉經書常侍立而
 吟涕泣如雨有識謂之曰汝欲嫁耶何悲之甚對曰魯君
 年老太子尚小憂其姦臣起矣

郭子曰王東海初過江

王承字安期東海內史

登琅山歎曰我由來

不愁今日直欲愁太傅云當爾時形神俱往

又曰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既登祚復入太微帝
 惡之時郗超爲中書郎在直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
 計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
 稷必無若斯之慮臣爲陛下保之簡文因誦席仲初詩曰
 士痛朝危臣哀主辱其聲甚悽愴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
 尊公超父愔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身不能以道匡衛思
 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譬因泣下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都督已被間構內懷憂懣聞衆軍
 驚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拯曰我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俗說曰王孝伯起事王東亭殊憂懼時住在募士橋下持
 藥酒置左側謂其所念小人俞翼令在門前若見人騎偵

從來汝便可取藥酒與我俄有行人乘馬過翼便進酒王
 語翼汝更省定非官人王語翼汝幾誤殺我
 楚辭曰心不怡之且久怡憂與愁其相接接惟郢路之遼
 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其若歲惟郢路之遠兮魂一
 夕而九逝
 又天問者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仰天歎息楚有
 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見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及古
 賢聖惟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寫愁思
 又漁父者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江湖之間憂愁歎吟而漁
 父避世隱身釣魚欣然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
 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敘其辭以相傳焉
 楊雄連珠曰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

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
 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眾
 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
 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山海經讚曰焉得鬼草是樹是蓺服之不憂樂天傲世如
 彼浪舟任波流滯

懼

東觀漢記曰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李次元聞事發覺
 袴馬欲出馬駕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
 覺乃止

又曰龐萌還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
 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相擊而將軍聞之夜
 告歸淮楚國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懷懼國語曰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立奚齊吾懼里克奈何優施曰為我具特羊從之飲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盍啗我大夫稱主妻亦如我教茲暇豫事君言我教里克暇豫安樂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倍倍不若鳥鳥伍伍疎遠如鳥鳥人皆集於蔚已獨集於枯蔚喻茂盛枯喻衰落里克笑曰何謂蔚何謂枯對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蔚乎其母既死其子又謗可不謂枯乎言申生無母文被謗可不謂之枯乎

吳志曰劉備詣京口見孫權求都督荆州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孫權曰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深實之敵而為樹黨計曹公聞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石勒別傳曰勒治門閣至峻時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

問門吏馮翊門閣有限向走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時號胡曰國人翥見問懼設對忘諱稱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向即呵制不可與語胡人難與言非小吏所制勒歎曰胡正自難與言怒翥不問鞭犯門者沒所乘馬

新序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弃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臣之祿也身安得無死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則何不反乎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君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至公門刎頸而死

幽明錄曰吳末中書郎失其姓名夜讀書家有重門忽聞外面門皆開恐有急詔戶復開一人有八尺許烏衣帽持杖坐牀下與之熟相視吐舌至膝於是大怖裂書為火人

至曉雞鳴便去閉門戶門如故其人平安
代而門皆開恐有盜竊或疑開一人亦入持以交神計
西門檢閱其求中書讀夫其封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
致至公門驗而取其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
其善曰野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下化聖公門三錄事中外錄事中外錄事中外錄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九
釋名曰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穎言貴聲如歸唯之歸也
易曰貴而無位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
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前
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
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不知其驚困
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
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又曰衛子夫立為皇后弟衛青封為長平侯三弟皆封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

人事部一百一十一

貴盛

釋名曰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穎言貴聲如歸唯之歸也
易曰貴而無位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
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前
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
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不知其驚困
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
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又曰衛子夫立為皇后弟衛青封為長平侯三弟皆封為

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又曰蘇秦師於鬼谷先生後得周書陰符讀之尋年以出揣摩因說六國以拒秦為從約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王聞恐懼除道使人郊勞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漢書曰帝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逢為高平侯根為曲陽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榮貴絕代又曰金日磾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功臣之家唯有金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

又曰楊僕宜陽人也稍遷至主爵都尉南越反拜樓舡將軍有功封梁侯因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又曰楊暉曰吾家方全盛乘朱輪者十人

又曰項羽屠咸陽殺子嬰收貨賂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伯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又曰萬石君石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

又曰主父偃曰臣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偃為齊相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曰始貧時昆弟不我內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五百萬數

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

又曰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嚮自坐東向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弟田園極膏腴市買郡國市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鼓鐘立曲旃如淳曰旃通帛曰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珍物狗馬玩好不可稱數又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比又曰史丹男九人皆以丹任爲侍中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富極貴又曰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大將軍執事用權五侯驕奢並作威福

又曰天子見欒大說乃拜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上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車馬帷帳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數月佩六

印貴震天下

范曄後漢書楊震傳曰自震至彪四葉太尉德業相繼與表氏俱爲東京名族

司馬彪續漢書曰表安字召公相帝初遷太尉弟湯字仲和累遷司徒湯有子成逢隗成左中郎逢字周陽靈帝時爲司空隗字次陽亦至司徒大傅封都鄉侯四葉五公謝承後漢書曰梁不疑爲穎陰侯胤子爲城父侯翼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封邑稱君七人尙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梁氏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東觀漢記曰馮異穎川人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冢別下穎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

又曰中元元年以竇固爲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破西羌還
是時竇氏公侯二千石並在朝廷門內尚三公賞賜恩
寵榮於當世親戚功臣無與爲等也
又曰鄧訓五子及女弟爲貴人立爲皇后隲三遷虎賁中
郎將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同三司始自隲也鄧氏自中興
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
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
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又曰耿氏自中興以後訖建安之末大將軍九人卿十三
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
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
又曰章帝崩竇太后臨政竇憲爲大將軍食邑二萬戶弟
景執金吾懷將作大匠光祿勳

又曰馬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加置掾令史位在九卿上
絕席詔封防兄弟三人各三千戶防爲潁陽侯身帶三綬
防子鉅爲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
之兄弟奴婢各千人已上
又曰竇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
尚涅陽公主穆長子勳尚東海恭王女竇氏一公二侯三
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廐弟相望奴婢千數於親
戚功臣莫與爲比
吳志曰士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
上出入鳴鍾鼓備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
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駟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
百蠻

又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檠戟武騎

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出自葛國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居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內爲天下盛族

又曰何比干字長卿武帝時爲丹陽都尉有陰德嘗獨坐天大雨有一老母詣比干而衣不濡比干怪而勸焉臨去懷中出金冊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爾子孫當佩印綬如此冊數

陳書曰征南將軍歐陽頎時頎弟盛爲交州刺史次弟遂爲衡州刺史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

隋書觀德王雄傳曰或奏高頎朋黨者上次日詰之於朝

雄對曰臣忝衛宮闡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頎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頎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

又曰楊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謝胃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

唐書曰竇威拜內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爲證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臥內帝爲前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爲天子公爲內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四爲外戚至於

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泰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中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以貴乎

又曰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爲比又曰姜皎長安中累還尚衣奉御時玄宗在藩見而悅之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尋出爲潤州長史玄宗卽位召拜殿中少監召入臥內命之捨敬曲侍宴私與后妃連榻以擊毬鬪雞常呼之爲姜七而不名也兼賜以宮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玄宗又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玄宗令徙植於其家

又曰崔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闈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笏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

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又曰楊汝土有時名遂歷清貫其後諸子皆至卿鬱爲昌族所居靜恭里知溫兄弟並列門戟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

劉義慶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荅曰三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臣聞君賢臣忠國之盛父慈子孝家之盛也當今政荒人弊臣何敢言家盛也

荊州記曰自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舊說其間雕墻峻宇閭閻填列漢靈帝末其中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朱軒駢耀華蓋接陰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勒縣刻石銘之

雜鬼神志曰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遭
飢荒羅鼎鑊作糜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八
入鑊中墜取鑊底糜啜深大故人不見也
荀氏家傳曰惟我之先出于有晉人物盈朝衮衣擘擘六
世九公不亦偉乎磊落環奇光昭合同已獨步於古今拊
萬姓而駭之矣中興丞相王公歎曰自八龍以後榮寵莫
二爲天下之盛也

蘇子曰夫帶方寸之印施丈八之組戴貂鵲之尾建千丈
之城遊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
華時俗之所謂富貴也
左思詠史詩曰金章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一

人事部一百一十二

富上

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兼濟萬物故曰富有

尚書曰五福二曰富

毛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

禮記曰儒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

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

又曰富潤屋德潤身

又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

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對問庶人之富數

畜以對

周禮曰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平邦國六曰事典以

富邦國

左傳曰秦后子有寵於栢后子秦栢公子也景公之母弟公子鍼如二君於

景其母曰不去懼選選數也后子奢富弗去君辭數其罪而加戮也

又曰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

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我非惡富恐失富也

又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

鮪曰子必禍矣子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

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也子臣可以免子雖富禮恭富而不失臣禮

而能臣必免於難戍也驕戍文子之子其亡乎

又曰鄭駟泰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鄭人惡而殺之

論語曰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

又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

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

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又曰富而無驕易

又曰富而好禮

史記曰孔氏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

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賈之利有遊閒公子賜與名然其

贏得過當愈於織蓄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

又曰計然曰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

水脩之十年國富

又曰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富而實其人無不鬪雞走狗六

博蹴踘者

又曰范蠡之陶乃營生積居與時馳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又曰白圭曰吾營生猶伊尹呂尚之謀

又曰穰侯魏冉之富富於王家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又曰白圭樂觀時變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

又曰卓氏用鐵冶富○又曰程鄭富埒卓氏

又曰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捐千金貸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中則無鹽氏息十倍用此富埒關中

又曰關中富商大賈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也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也

又曰呂不韋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閭獨貴愛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刁閭收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

又曰范蠡浮海出齊變名姓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務力父子治生無幾何致錢數千萬齊人聞賢以爲相范蠡嘆曰居致千金官則至卿相此布衣極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財以分于知交鄉黨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致

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身又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遂
 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也
 又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曹魯之門
 徐廣曰子貢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讀音如時七十子徒賜最爲饒原憲不屢糟
 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
 君無不界迎與抗禮者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
 先後之也

又曰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
 富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閒
 獻遺戎王戎王倍與之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倮比
 封君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寡
 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
 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

君顯天下豈非以富耶

又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願
 也今有無祿祿之俸爵邑之入而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又曰蜀卓氏之先趙人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
 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虬虬
 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
 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
 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
 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買椎結之民富埒卓氏
 俱居臨邛也

漢書曰甯成既被刑乃詐刻傳出關歸家曰仕不至二千
 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賈貸陂田千餘頃假貧人

役使數千家致產數千萬為任俠

又曰張耳大梁人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嘗亡命遊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

如淳曰父客時賓客也

謂曰求賢

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

又曰梁孝王未死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萬斤他財物稱是也

又曰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伎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也

又曰卓氏女文君亡奔司馬相如相與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

如身自著犢鼻禪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耻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乏者非財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才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又曰鮑宣上書哀帝曰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萬數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又曰文帝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然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鐵部中亦出

又曰原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時天下殷富大郡二千

石死官賦歛送喪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
 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塚廬
 三年由是顯名京師賻部中
 又曰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以田地過限從而翁伯以
 販脂而傾縣濁氏以賣脯而連騎張甲以馬鑿而擊鍾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桀皆爭取金
 玉任氏獨審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人不得耕種米石至萬
 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又曰劉德寬厚好施家產過百萬則以賑昆弟賓客
 又曰史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數見褒賞賜累千金
 僮奴以百數後房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食極滋味聲色
 之樂

又曰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粟肉又曰
 又曰太中大夫張匡上書言王商宗族權勢合貲巨萬計
 私奴以千數
 又曰郡國富人兼利顛業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
 可勝數年
 又曰師史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能致千萬
 又曰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為天下高貴
 又曰所忠言貴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
 齊人
 又曰成都羅裒貲至鉅萬
 東觀漢記曰郭況遷大鴻臚上數幸其宅賞金帛甚盛京
 師號況家為金穴言其富貴也
 又曰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

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
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及廣開田
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池魚
畜牧有求必給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當臘日晨炊而竈神
形見子方再拜受福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以後暴至
巨富有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封君子方常言我子
孫必將强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祠竈而
薦以黃羊

又曰王丹字仲因京兆人哀平時仕州郡家累千金隱居
養志好施周給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勞者而
勞之其墮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長相師以致富
殷其輕黠游薄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則

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辨也

又曰馬防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用廬以特進就第
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寶貨巨億皆買京師膏腴
美業又大起第複觀連閣臨道彌互街路多聚聲樂曲度
比諸郊廟賓客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
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

謝承後漢書曰戴遵字子高富於貲產輕財好義賓客常
三四百人時人名之曰關東大豪戴子高

魏典略曰公沙穆字文又北海膠東人也體履清直兼學
多文隱居東萊山中桓帝時有富人王仲者謂穆曰今多
以貨仕吾奉子以百萬唯子所用穆荅曰斯意厚矣夫富
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賄求爵姦莫大焉郡舉孝廉除郎中
以高第爲光祿主簿

吳書曰劉表亡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其詐曹公以問婁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大喜遂進兵寵秩子伯家累千金公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爲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人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貴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之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

又曰麋竺字仲祖業貨殖僮客萬人貲產巨億王隱晉書曰石崇雖有人材而性齷強貪而好利富擬王者有司簿閱崇田宅財物及水碓有三千餘區倉頭八百人他珍寶奇異不可稱數

又曰何曾適豪累世人有小紙爲書者曾勅記室勿報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膳萬錢猶曰無下筋麩

又曰刁達字伯道弟暢字仲遠次弘字叔仁各歷職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治名行競脩貨殖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義旗初建弘將謀起兵宋王遣劉毅誅之刁氏既富奴客從橫上山固澤爲京口之蠹宋既誅暢散其穀帛金錢牛羊令民稱力取之弥日不盡時天下飢儉編戶菜色及刁氏之破百姓充足

徐廣晉記曰石季倫甚富侈衣服妓樂夸於許史有妓人日綠珠美孫秀欲之使人求焉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

晉諸公讚曰和嶠字長輿道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量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封植巖然不群拜黃門郎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一
中書令轉尚書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
家產豐富擬王公而性至儉悛
宋書曰沈攸之少貧及貴在荊州富擬王侯夜中諸廂廊
然爛達曉曳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妙
孫嚴宋書曰徐堪之產業豐富室宇園池貴遊莫及門生
千餘皆三吳富人子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
唐書郝處俊傳曰侍中平恩公許圜師即處俊之舅早同
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
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財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
萬疋特授奉議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閒語曰貴如郝許
富若田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二
人事部一百一十三

富下

家語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
人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
富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又曰南宮敬叔富得罪於定公而奔衛尋年衛侯請復之
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之喪
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復將有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
後循禮施散焉

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

國語曰闕且曰

闕且楚大夫

昔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

卹民故也成王每出于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寡而我取富是不勤民以自封也厚封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太公六韜曰文王問守土奈何對曰人君必從事於富弗富不足爲仁弗與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困失其衆則敗也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而澤及鄉里也

又曰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榮如范子可謂曉之矣子貢曰不韋之徒頗預焉自是以後無其人曠絕二百有餘年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范蠡爲越相三江五湖之間民富國強卒以擒吳功成而弗居變名易姓

之陶自謂朱公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

栢寬鹽鐵論曰古者汙樽杯飲蓋無爵無觴今富者銀口黃耳疊樽玉鋪

又曰人太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又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校草鞮皮薦而已今富者黃金銀鑣鬪繡掩汗

又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也

魏文帝典論曰雒陽郭珍居財巨億每暑夏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披羅縠使之進酒

劉義慶世說曰王武子移第北芒山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人號曰金埒

幽明錄曰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所向如意田蠶並收家遂富
又曰海陵人黃尋先居家單貧嘗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錢來觸籬援誤落在餘處皆拾而得之尋巨富錢至數千萬
異苑曰晉陵曲阿湯貺財數千萬三吳人多取其直爲商賈治生輒得倍直或行長江卒暴風及劫盜者若投錢多獲免濟貺死後先所埋金皆移去隣人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錢封題是湯貺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也
又曰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爲富室踰年龍因雨騰躍而去於是生貺曰不暇給俗說云與龍共居不知龍神効矣

說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不責也飲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齎錢十萬願載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羊安得妄載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字景卿少爲郡五官掾起宅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而性儉恡嘗宿客舍雇錢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不知實是景卿從子端爲梁冀椽奮送綰五疋食以干魚翼問奮何以相送端以實對翼素聞奮富且怯乃以一錢鞍遺奮從貸錢五千萬奮知翼貪暴畏之以三千萬與之翼大怒乃告郡詐認奮母爲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磨金千萬收考奮兄弟死獄中財貲盡沒

越絕書曰富中大塘者勾踐治以爲義田肥饒謂之富中
王子年拾遺記曰郭況累金數億庭中起高閣厝衡石於
其上以稱量珠玉也謂爲瓊廚金窟
裴淵廣州記曰狸獠貴銅鼓初成懸於庭尅晨置酒來者
盈門其中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銅鼓竟與主
人名爲銅鼓釵
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表廣漢藏鏹萬億家僮八九百人
於芒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百步激流注其內構
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旄牛青兕
奇禽恠獸委積其間也
劉道真錢塘記曰防海塘去邑一里郡議曹華信家富立
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幕有能致土一石卽與錢一升旬日
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云不復取皆弃置而去塘以

之成於是改爲錢塘

羅浮山記曰牛潭深洞無極北岸有石周負三丈許漁人
見金牛自水而出磐于此石義興周靈甫嘗見此牛寢伏
石上旁有金鑱如索繩焉周甫素銳勇往掩此牛掣斷其
鑱得二丈許遂以財雄
于寶搜神記曰魏郡張巨本富忽衰死散賣宅與程應舉
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至一更梁上
見人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答
云無便去文往向呼處因問向赤衣冠誰答是金也在屋
西壁下問君誰答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
燒去杵由此大富宅清寧
又曰元康中婁縣瑤懷家忽聞池中有犬聲視之得犬子
雌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又曰有周孽噴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卧夢天公過而哀之勅外有以給與司祿案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妻戮力晝夜以治生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常往孽噴傭賃暨合有身月滿當孕使遣出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糜粥以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在車下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孽噴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授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富於周家

又曰京兆長安有張氏者獨處室有鳩自外入于室止于對床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齮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鈎焉遂寶之自是後子孫昌盛貲財萬倍故關西

稱張氏鈎

又曰河間管粥僑居臨水北岸田作商賈往往如意嘗載兩舫米下都糶垂行忽於宅中見一物形似鼃而長大行還輒大得利如此二十年一家遂巨富恒有萬斛米

續搜神記曰廬陵巴丘人夕晃者世以田作爲業年市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穫刈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鬱然如先卽便更穫於是遂巨富

列女傳曰陶荅子妻者陶大夫荅子之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荅子怒曰非汝所知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牽牛酒而賀之其妻抱兒而泣姑怒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縻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祿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

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何也飽其志飢其腹將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也故藏而遠害豕犬不擇食以肥身坐而須死今夫子治陶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君不撈人不戴也夫子之逢禍必矣請去願與少子俱脫於是遂弃之出葦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母老而免婦乃與少子歸養終姑天年

錄異傳曰昔廬陵邑子甌明者從容賈道經彭澤湖每輒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過見湖中有大道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云是青洪君使要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甚怖問吏恐不得還吏曰無可怖青洪君以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送君者皆勿收獨求如願及去果以繒帛送明辭之乃求如願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不得已呼如願使隨去如願者青洪婢也常

使之取物明將如願歸所欲輒得之數年大成富人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歲朝鷄一鳴呼如願如願不起明大怒欲捶之如願乃走明逐之於糞上糞上有昨日故歲掃除聚薪如願乃於此得去明不知謂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捶使出久無出者乃知不能困曰汝但使我富不復捶汝今世人歲朝鷄鳴時輒往捶糞云使人富也

韓詩外傳曰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校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
風俗通曰河南平陰龐儉本魏郡鄴人遭倉卒之世失其父時儉三歲弟纒襁抱耳流傳客居廬里中鑿井得錢千餘萬遂溫富儉作府吏躬親家事行求老倉頭謹信可屬任者年六十餘直二萬錢使主牛馬耕種有賓婚大會母在堂上酒酣陳樂歌笑奴在竈下助廚竊言堂上母我婦

也客罷婢語次說老奴無狀爲妄語所說不可道也窮詰具白母謂婢試問其形狀奴曰家居鄴時在富樂里宛西婦艾氏女字阿橫大兒字阿疑小兒曰越子時爲縣吏爲人所略賣阿橫右足下有黑子右胛下赤誌如半櫛母曰是汝公也因下堂相對啼泣兒婦前爲汝公拜卽洗浴身見衣被遂爲夫婦如初時人爲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公子孫羞之言我先人初居廬里者兄弟二人家買奴得公爾

世說曰司徒王戎旣貴且富區宅僮役膏腴水碓之屬洛下莫有比契疏鞅掌夜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

又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不用盤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蒸肫肥美於常味武帝怪問何由得爾云以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

下飲食未畢便去

又曰王君夫以給精澳釜石季倫以蠟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石以椒爲泥泥屏玉以赤石脂泥壁

新序曰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我有二士曰顏回慈無靈此二士者使吾那家安平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也可著於春秋也

歸藏曰上有高臺下有離池以此事君其貴若化若以賈市其富如河漢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旣完盛錢金無量財貨無

比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富人富則易理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有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衆也

又曰天下有義則富無則貧

文子曰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

足亂國若有餘存國困倉實亡國困倉虛

孟子曰陽虎云爲富不仁爲仁不富荀卿子曰脩禮者王爲政者強飾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

又曰仁義禮善之於人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者貧至無有者窮

韓子曰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

與不售也

又曰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僻邪而動棄理也行僻邪則身夭死動棄理則無成功

尸子曰家有千金之產而不知猶謂之貧也良工治之則富弇一國身有至貴而不知猶謂之賤也聖人告之則貴最天下

孔彛子曰子思曰吾不取於人謂之富不屈於人謂之貴也

又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孳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也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至壽而非千歲也適
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又曰富貴而不道適足以爲患出車入輦務以自供命之
曰麗身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腹之食靡曼
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
又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也
劉邵趙都賦曰爰及富人郭侯之倫貫衍陶衛參溢無垠
金碧其興朱丹其輪會遇燕好其從如雲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三
人事部一百一十四

遊俠

漢書曰意氣高作威於世謂之遊俠
又曰背公死黨之義成守節奉上之義廢
史記曰朱家魯人魯皆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諸所嘗施唯
恐見之賤人不瞻先從貧賤專趨人之急自關而東莫不
延頸願交焉
又曰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田仲死而有雒陽劇孟以
任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至河南得劇孟喜
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宰
相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孟母死自遠方送
喪車蓋千乘及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

又曰郭解河內軼人字伯翁善相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友報仇藏亡命作姦剽劫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嚙徐廣曰盡酒也音子妙反非其任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使人徵之賊窘自歸且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人當吾兒不直遂去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戰國策曰韓偁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正議直指舉韓偁之過韓偁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懼亡去求人可以報韓偁者至齊人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肆之間嚴遂陰交於政以意厚之政母死既除喪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

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乃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子者徒以親在也親今不幸死仲子所欲報者爲誰仲子具告之政獨行拔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政直入上階刺韓偁偁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

史記大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政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薛中蓋六萬家矣

又曰鄭衛俗與趙相類濮上之邑徙衛野王縣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又曰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役

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爲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
漢書曰列國時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
皆藉王公之勢悉爲遊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
卿奔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
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
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

又曰季布爲人任俠有名項籍滅高租購求布千金敢舍
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且至能聽
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而共其家
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置田舍
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項
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怒求一人何示
不廣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不北走胡則南走越

耳夫忌壯上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君何
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迺許
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

又曰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
爭爲死

又曰孝文時鄭當時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
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
遍當時好黃老其知友皆天下有名之士

又曰表盜爲楚相免家居與閭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
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
何自通之盜曰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
有過人者

又曰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權勢在己之右

欲必凌之在己之左尤益禮待稠人廣衆薦寵下七七亦以此多之不好文學喜任狹重然諾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也

又曰公孫賀子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賀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詛上且上幸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又曰眭弘字孟魯國蕃人少時遊俠鬪鷄走狗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嬴姓公長老之號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

又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稍遷

功曹任俠好交從士大夫不避風雨

又曰萬章字子夏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

又曰婁護字君卿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懽心結士大夫無不傾心交長者尤見親禮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會母死送葬致車千兩

又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身長八尺餘容兒甚偉性善書與人尺贖主皆藏去以爲榮時列侯有子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旣至而非因號曰陳驚坐

又曰原涉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

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因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乃削牘爲疏具記衣被飯舍之物分付市買日昃皆會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乃姦人之雄喪家子即時刺殺又曰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又曰漢興禁網踈闊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荀悅漢記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力强於時者謂之遊俠

又曰俗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日遊俠二曰遊說三日遊行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時先王之所慎也東觀漢記曰邳惲之友董子張父及叔爲鄉里盛氏一時

所殘害子張病困將終惲往候張張視惲歔歔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惲即將客遮仇人求其頭以示張張熹氣因絕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遲趨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惲拔刃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魏志曰典韋陳留己吾人形兒魁梧膂力過人好豪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爲讎韋報之禮故富春長備怨甚謹韋乘車載鷄酒僞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禮居近市一市盡追莫敢近者又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魚豢典略曰徐福字元直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

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珥帶鈴民間鈴聲卽知是寧

裴子野宋略曰寧朔將軍何邁素豪俠好聚劍士出入遊從者塞路

孫盛晉陽秋曰祖逖字士稚好俠每之田舍輒稱兄命散穀帛以贈貧者

唐書曰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旣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笑鳶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屬而滅

其家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裴啓語林曰李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爲幽州刺史當之職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常填門

張衡西京賦曰都邑游俠張趙之倫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

劉邵趙都賦曰遊俠之徒晞風擬類貴交尚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節成感槩

張華博陵王宮俠曲曰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轅獵野獸盡施網川無禽

又曰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旁腰閒又素戟手持白頭鏤

古詩曰失意杯酒閒白刃起相讎

又曰天子建二代之後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又曰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左傳曰晉伐魯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慝而弃忠良若諸

侯何

家語曰孔子之鄭遇程子於途傾蓋與語盡日而別

國語曰勾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

不復入於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五湖莫知所終極王命

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又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

百里爲蠡地

史記曰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

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又曰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又曰鄒奭者齊諸鄒亦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

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臨康莊之衢

又曰魏有隱士曰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無忌聞之

於是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往迎侯生

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公子執轡愈恭

又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

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繆公於是與由余曲

席而坐傳器而食

又曰百里奚曰臣友蹇叔賢而時其知繆公使人厚幣迎

蹇叔以爲上大夫

又曰伊尹名阿衡或云虬士湯使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又曰騶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

又曰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遇之遂解左驂贖之

載歸弗謝入門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

又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

又曰趙良說商君曰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好賢願見披褐食牛葍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毀也

又曰四皓隱商洛山惠帝爲太子爲書卑辭安車迎以爲客乃出

漢書曰曹參之相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治諸儒以百數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又曰初楚元王禮待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

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日可以逝矣

又曰儁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東至渤海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門下使解劔不疑叱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勝之望見不疑容見衣冠甚偉躡履起迎

又曰高祖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又曰武帝初卽位王臧迺上書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車輪駕四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問治亂

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又曰御史大夫朱博奏王莽爲庶人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荅後莽疾休侯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曰誠見君面有癩美玉可以滅癩欲獻其瓏耳卽解其瓏休復辭莽曰君嫌其價耶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

又曰大將軍衛青旣益尊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

又曰梁孝王大營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招延四

又曰沛公至高陽見酈食其沛公方踞使兩女子洗足食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聚徒合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

後漢書日光武側席以求幽人

又曰趙壹字元淑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表逢受計吏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令讓之曰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訝哉逢卽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
又曰井太春名丹少通五經善談難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太春守靜不交勢利建武中帝子沛獻王輔等五人皆好賓客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戚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旣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曰以君侯能供養故來何爲如此就

便設饌就欲起左右進輦丹曰昔桀駕人輦者是耶坐土
失色就去輦談終日乃去
謝承後漢書曰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勅賜尚書祿
以終其壽故人號爲白衣尚書
又曰包咸字子良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机杖
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卽問顯
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時賞賜玕玩束帛俸祿增
於諸卿
又曰徐穉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恭儉義讓所居
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
不免之旣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
則懸之後舉有道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表山松後漢書曰周璆字孟玉爲樂城令逍遙無事縣中

大治去官徵聘不至陳蕃爲太守璆來置榻去懸之
續漢書曰皇甫規安定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還家書刺
謁規臥不迎旣入而問曰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
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遽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
手而還與同坐極忻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
縫腋言書生道義之爲貴

東觀漢記曰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經爲東郡太守元和
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並會庭中
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
賜殊特

又曰和帝永元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
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閔焉望長陵東門見
二臣之墓生旣有節終不遠身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

臚悉求近親官爲嗣者

又曰永平中江革爲五官中郎將朝會帝詔使虎賁迎扶掖革每進拜上輒自禮之小有疾輒太官送食寵遇甚厚京師貴戚衛尉順陽侯馬廖侍中竇憲等各奉書致禮遺革終不發書無所受上以此重之

又曰東平憲王蒼上書表薦名士左馮翊相虞等虛己禮下與參政事

又曰上還幸祭遵營時遵病上爲重茵席覆以御蓋

又曰東平憲王蒼開東閣延英雄

表宏後漢記曰崔駰詣竇憲始及門憲倒屣迎之曰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

魏志曰文帝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涯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

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

又曰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田疇又命田豫喻指疇戒其門下趨治裝門人謂曰昔表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談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隨軍又曰管寧遇天下亂往遼東投公孫度度虛館以待之又曰鉅鹿張錡字子明養志不仕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板謁錡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板謁所可光飾哉但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又曰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曰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舉爲儒宗乃國之棟幹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

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亟遣丞掾修飾墳墓并致薄酌以彰厥德

又曰王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吳志曰孫策得張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於四方待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

又曰顧邵年二十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禮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

又曰呂蒙疾發孫權迎置內廡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

又曰太守王朗以虞翻為功曹孫策征會稽復命為功曹

待以交友之禮

蜀志曰先主得諸葛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又曰諸葛亮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務

蕭子雲晉書曰明帝以太常相榮為五更躬式其間親行養老之禮

崔鴻北涼錄曰沮渠蒙遜令曰秘書郎中燉煌劉彥明學冠當時道光區內可授玄虛先生拜以三老之禮起陸沉觀於東苑以處之

又前涼錄曰宋纖字令文不應州郡辟命唯與陰顒齊好友善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出入視之

又前秦錄曰苻堅要結英豪王景略品婆樓強汪梁平等

皆王佐之才堅並傾身禮之以爲股肱羽翼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侍立有閒二鴻飛而過桓公
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
而來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孔叅子曰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會陳勝吳廣自立
爲王耳餘並爲之將遂言之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
束帛以車三乘迎之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時
務

孟子曰舜見帝帝館於貳室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疋夫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其義一也
韓子曰文王伐崇與大夫謀襍係解視左右而自結之
又曰齊桓公時有處士小臣稷桓公三往見之不得見公
曰吾聞布衣之士而輕爵祿雖萬乘無以異萬乘之主不

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往乃得見
董子曰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而下見山仰之
見谷俯之備有道德之人避俗之士也
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其中高才八人
又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
無禮不可以得賢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
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
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爵又
責吾禮無乃難乎

韓詩外傳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
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
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

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又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曰獨不見未入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豢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及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為孤犢從雞鼠遊豈可得乎僕聞之左乎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吭愚者不為也

環濟吳記曰皇太子登字子高上為選置師傅妙簡俊秀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誦講詩書其待接僚屬以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床而寢

劉紹先聖本紀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王馳往見之彭氏子諫曰伊尹賤人可徒致之君無辱車乘王曰夫一草之

本可已天子病者天子猶欣喜食之子誠不欲樂人病也遂黜彭氏之子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老萊子楚人耕於蒙山之陽萑葭為牆蓬蒿為屋板木為床著艾為席或言楚王楚王遂至老萊子之門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以守政

又曰亥唐者晉人也晉平公時朝多賢臣祁奚趙武師曠叔向皆為卿大夫名顯諸侯唐獨守道不官隱於窮巷平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平公待於門唐日入公乃入唐日坐公乃坐唐日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菜羹公不敢不飽

又曰韓福者涿郡人以行義脩潔著名昭帝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詔郡國條奏行狀天子得福等五人福

治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進
會稽典略曰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戶人
被髮佯狂僮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奉謁吏還白范蠡
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聖之資必有佯
狂之譏內有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
所知也駕車而往蠡知種之必來謂兄嬭曰今日有客願
假衣冠有項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
說苑曰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爲三
公管仲城陰之狗盜齊桓得以爲仲父百里奚乞食於路
穆公委之以政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太公望老
婦之出夫朝歌之屠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云
綿綿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
於地

又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者朞年而士不至東野
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
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
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
自謂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
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
至矣

又曰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公以爲
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禦富桓公
賜之齊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曰疏不能制近
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
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
又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削取八城

匈奴驅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對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也亡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日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即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貴郭隗爲上客

又曰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養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善子韋也亡不從來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又曰楊回北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子聞之絕食而歎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

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簡子曰子不知也夫美女醜婦之仇盛德君子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

又曰朝無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

劉向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段干木蓋賢者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肯以己易寡人之貴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於地干木富於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世說曰陳仲舉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省之主簿曰羣情欲府君先入廡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又曰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聞弼來乃倒屣迎之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上北伐單于還住昌國原至門下通謁上甚喜著履而起逶迤出迎原曰誠副飢虛之心虞考叔高士傳曰宋少文博學善屬文清心簡務宋高祖領荊州辟爲主簿少文不應高祖乃徹衛率爾從之遊延登第樹聽其談歎曰不知禮乃覺心明張璠漢記曰荀爽兄弟八人時人謂之八龍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署其里曰高陽里葛洪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阮籍秦記曰昔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又西京雜記曰公孫弘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名曰欽

賢之館以待大賢次日翹材之館以待真材次日接士之館以待國士

又曰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虞預會稽典錄曰陳囂山陰人宗正劉向黃門侍郎揚雄薦囂德義可厲薄俗孝成皇帝特以公車徵囂時年已七十每朝請上常待以師傅之禮

又曰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裾持麈尾住立不動天子下車揖而別

曹植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

